

无篮球,不文学

■ 冯毅

记得多年以前在体育界有一句无人不晓的广告语:无兄弟,不篮球。

2024年农历年初三一大早,我对夫人说,今天是“赤口日”,不宜探亲,但可以访友,我们去曾楚桥家拜年,他可是被《作品》杂志总编辑王十月称为中国短篇小说界扫地僧的。

楚桥是化州人,我是高州的,我们相距三十三公里。兜兜转转进了化北某村,我致电给楚桥:“杀好鸡了吗?我们到了。”楚桥说:“没见你们啊!”原来是导航有误。这时我看到路边有一棵大松树,树下有个孩子拿着一沓红包在数钱。

我下车问道:“你认识楚桥吗?”小孩头都没抬,还在数钱,说:“大作家楚桥,怎么会不认识?”随后,小孩远远地指着楚桥的住处说:“你们开车往回开一百多米,然后右转,很快就能看到鱼塘,楚桥的家就在鱼塘旁边。”

茶早已泡好,见茶下肚,楚桥问我:“你车上带有球鞋、球衣吗?等会叫上我村的后生高手打一场比赛。”我和夫人相视一笑。

是的,进屋后,除了“新年好”“恭喜发财”之类的客套话,楚桥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问我车上有没有带打篮球的装备。

和楚桥相识,缘于文友钟日娟。相识近四年来,我们互动得最多的是篮球,而非文学,段位不同,没得谈。有时候我向他请教写小说,他只是简单说一两句,颇有武侠世界里大宗师传授武功秘笈时只甩一个眼神就看弟子悟性的意味。

初识不久,微信聊天中得知我爱打篮球,楚桥就在微信那头磨刀霍霍起来:明晚来新桥打一场比赛!我自然很爽快地答应了。

那晚打的是半场。我以为他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科比,不料他却说是纳什,颇出我的意料。一场球下来,我终于明白他为啥爱纳什,原来他爱传球,助攻别人得分,他高兴得像个孩子,这多少沾了点纳什身上的汗腥味了。

下场休息时,楚桥说,没想到你打球那么厉害,二十多岁的小伙都防不住你。当时我不好意思告诉他,年轻时我在球场上有“黄飞鸿”及“红牛”两个外号,打正规的全场比赛,我随便便能拿三十分,能打组织后卫、得分后卫及小前锋多个位置。后来在一次文学活动中,楚桥是这样介绍我的:这是我老乡,篮球打得特别棒。

我和楚桥的篮球交往有过“主客制”。疫情期间,深圳的篮球场绝大部分封禁,爱打球的人才懂得个中滋味。幸亏我有个球友是在石岩开公司的,他公司有个私家篮球场,那段时间楚桥常常冒险驱车十多公里来找我打球。

疫情过后,轮到楚桥的主场了。年初三我和我夫人在楚桥家的相视一笑是有原因的。前年夏季某个晚上,我又去新桥找楚桥打球。我持球往右路突破,防我的是个年轻人,他用头而不是用手来防守,嘭的一声,他的头撞到我的左眼角上。一阵剧痛,我感到脸上热乎乎的。“哇,流好多血!”打球的人围过来说。

楚桥连忙带我去新桥社康处理伤口。受伤对打球的人来说是平常事,路上楚桥不忘跟我开玩笑说,破相也没关系,反正你都有老婆孩子了。医生说伤口裂得太宽,得尽快缝针。那次缝了六针之后,再次和楚桥打篮球就是年初三在他老家那次。

好吧,还是谈谈文学吧。老实说,对楚桥的小说,我是未识其人先闻其“声”,听很多文友说过,后来又有一些平台及杂志公号看到一些介绍。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说他2007年在《收获》杂志第6期发表短篇小说《幸福咒》之前,已经十多年没有广东作家能在那里发表过小说了。毕竟,《收获》在作家心目中的地位,堪比武林中的少林、武当。

对小说文本的判断,楚桥的眼光可谓毒辣。认识他之后,我常常先拿老婆的面膜敷上脸,觉得脸皮够厚了,再把我的“小说”发给他请教。因已够熟络,楚桥也不客气,先发来的信息一般都是简单的几个字:“有待提高”,接着才说稿子的缺点以及有没有修改的价值。楚桥对我最大的鼓励,是有一次看过我的稿子之后对我说,你有写小说的潜质。

那时我对楚桥的评价不服气,他看出我这点,说你可以投稿看看。事实证明,他认为不行的稿子,没有一篇能发表得了。2023年年初,我又发了一篇小说稿子给楚桥。他看了之后回信息说,这篇小说写得很好,你大胆投出去。于是我找到《雪莲》杂志的邮箱,把小说投了过去。

一个多月后,我那小说《去处与归途》真的出现在《雪莲》第4期的目录里,那可是我在纯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后来这篇小说还获得当年深圳市优秀群众文学(小说)三等奖。这个奖对别人来说可能是鸡肋,但于我而言,处女作就获深圳的市级奖,那种惊喜难以形容。

深圳及老家文学圈很多小说作者都受到过楚桥的指导,但他并不是个运气很好的作家。在全国各大刊发表过很多小说,出过三本小说集,楚桥至今都还没有一篇小说转化成影视作品。最接近拍成电影的就是那篇《幸福咒》,版权也卖给了电影投资方,后来各种原因导致一拖再拖,至今尚无下文。

楚桥性格爽朗,嘻哈之中洞穿人性,这可是小说家必备的素养。对于文学,不管是在化州牛杂档,还是在群里,楚桥常说,写文章首先要想想写出来有没有意义,如果有,那就认真干。

最后,让我改一改那句享誉全球的广告语,为本文作个小结:无篮球,不文学!

风母(外一首)

■ 叶泽

风之诺

不要说我狂野无情
卷起千堆浪峰
那是我积蓄太久的泪
倾泻给干渴的田垄

当积云在盛夏的骨节里溃败
你以旋臂叩响大地的门环

不要说我撕碎衣裳
推倒百年老松
那是我笨拙的拥抱
抚平大地陈年的痛

倾泻雷霆的宣言
将淤积的暑气连根剜起
所有佝偻的屋檐开始颤栗
所有僵硬的河床开始位移

当我抽身离去
留下满目疮痍的滩涂
咸涩的吻痕里
盐粒在结晶——那是海的遗书
写给陆地的情愫

你可撕碎的并非秩序
是凝固的茧
当断枝埋进温热的土壤
当咸涩的潮涌入龟裂的唇
千万粒种子在暗处翻身
折翅的蝶终将托起新羽
倒伏的稻穗正酝酿黄金

看那折断的枝桠间
新芽吮吸着清露
看我倾倒的天河
在龟裂的河床奔突
被吹散的古老姓氏
终将在稻浪里复苏

看那被吹散的旧契约
化作青萍托起的晨露
听淤塞的河道重新开口
吟诵你昨夜粗粝的祝祷

我并非过境的劫数
是天地循环的肺腑
以摧枯拉朽的奔赴
换一片深沉的沃土
待来年春风再顾
那漫山遍野的碧绿
是我最温柔的遗嘱

待最后一抹狼藉归于晨光
你退回海平线外的襁褓
而群山捧出翡翠的应答
那漫野簌簌的碧浪
是你留给陆地的
永不封缄的回响

汶川樱桃红

■ 蒲天国

红纓绿蕉,正是初夏景致。一到5月下旬,便让人念起汶川樱桃红的丰收景象。

早在2000年前,我曾到九寨沟、黄龙旅游,就知道阿坝州的樱桃(俗名车厘子)比较出名,主要产地在汶川县。

汶川车厘子,作为阿坝州汶川县特产,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入选2019年第四批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名录。其果实肾形、果大,缝合线明显,果皮深红至紫红色,有光泽,果肉玫瑰红色、肥厚质脆、味甜、离核,内含物丰富。每到车厘子成熟时,瀘州、威州、绵虬等地成片的果林,绿叶葱茏,映衬着玛瑙般的果子,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果香。

每年五月开始,游客们都慕名来到汶川,既观美景、拜谒治水英雄大禹,又赏藏羌风情,大快朵颐牛羊肉,更喜乌红发亮、晶莹圆润的车厘子。此果富含维生素A、E,口味酸甜有度,果肉柔嫩爽口,树枝上现摘一串两三粒,放进嘴里一抿,便果核分离、果肉下肚,让人倍感清爽有神。

我到阿坝州信用联社工作后,对汶川车厘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听汶川信用社李主任讲,汶川车厘子名不虚传,已成为果农们的主产业,每到5月至7月,车厘子成熟上市,信用社门口方圆一两里,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交通拥堵。卖车厘子的果农都汇集一处,或竹笼、背篋,或纸箱、胶桶,或大盆、箩筐,凡是能装车厘子的器具,皆尽数派上用场;买车厘子的游客、批发商,都没有商量地集合,车厘子市场成为汶川县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为此,我在出差期间,抽空

到街上闲逛,想看个究竟。时近中午,汶川信用社门口仍然人流如潮,人声鼎沸。但见岷江街已是一条“长龙”,从岷江大桥头口一直延伸到信用社和交通管理站这头,道路两旁黑压压的一片人群,都围着那鲜艳可口的车厘子,或讨价还价,或挑捡鲜果,或称秤扫码,或包装填单,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各位快递小哥守株待兔,坐等办理业务;也有人手持脚架,头戴耳机,现场直播带货……

走进市场,我看到几个背着一筐车厘子、怀里搂着一筐车厘子,还一手提着台秤的果农,匆匆而来,汗珠挂满面颊,在阳光下闪烁,每人黝黑的脸上都露出会心的笑容。虽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初夏并不是他们挂念的景致,车厘子的丰收才是他们喜悦的动力。他们抢季节采摘,辛勤忙碌,全然没有劳累的感觉,满篓的车厘子将带来稳定可观的收入,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据了解,汶川县因地制宜,于上世纪90年代从欧洲引进车厘子。由于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优势,从2000年开始,汶川县便开始大面积推广种植车厘子,如今已发展成为当地一大农特产品,种植面积达3万余亩,共有约30个品种。汶川信用社围绕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创新金融产品,积极为果农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特别是通过小额信贷,积极支持车厘子产业发展,带动一方致富。

看着街上车厘子和人群形成的那条彩色的“长龙”,我也融入了那幸福的海洋,深深为果农们丰收的喜悦所感染,也为他们辛勤劳作换来丰厚收入而欣慰。

诗二首

■ 黄光维

妇女节怀想

金梭映日玉丝长,素手轻挥韵自芳。
巧艺堪将霞作锦,灵心可使梦生光。
昔闻彩鹤穿云杼,今见红妆揽月舱。
织出山河千色绣,漫裁星语入柔肠。

咏王铎书法

腕底翻涛起晋风,中州笔阵撼苍穹。
锋藏汴洛千秋铁,势压嵩邱百炼铜。
涨墨吞云驰禹迹,崩雷裂石辟鸿蒙。
沧桑淬就龙蛇舞,不尽黄河泻玉虹。



花开盛夏 萱禾 摄